

# 百年五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精神建构

□刘 勇 张 悅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精神旗帜，“民主”和“科学”是理解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两个关键词。今天所有对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描述，几乎都不会绕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历史告诉我们，人们越是对一些东西形成共识，这个共识往往就越容易遮蔽它本身的内涵。“民主”和“科学”究竟何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这两个口号对新文学思想特质和精神面貌的形成有何关系？100年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关键因素的今天，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新的思考？无论如何，“德先生”与“赛先生”随着百年五四的历史进程，渗透到中国文化、思想、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德先生”与“赛先生”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构建起了百年五四的根本价值。

## 批判还是建构：作为口号的“民主”与“科学”

长久以来，“德先生”与“赛先生”都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但近些年来，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科学与民主并不能代表五四最根本的精神。这种说法根源在于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五四一代人一边大力号召民主与科学，一边却并未真正建构起一个关于民主、科学的理论体系。曾经有学者统计，《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深入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3篇，论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sup>①</sup>

这既然是一个显在的事实，为何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还仍然将民主和科学视为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精神？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当五四一代人在号召民主和科学的时候，他们在谈些什么？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首次提出“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口号：“国人而欲脱愚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sup>②</sup>，认为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提倡科学和人权。1919年，“德先生”和“赛先生”第一次正式联合出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sup>③</sup>。

不难发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这几次重要亮相中，再三出现的，并不是民主和科学本身的含义，而是为什么要提倡民主科学的原因。民主，是为了消除封建和专制、为了反对旧礼法和旧伦理；科学，是为了消除愚昧和落后，为了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在陈独秀的另外一处表述中，这种意图更为明显：“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sup>④</sup>。“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出现一口气伴随了10个“破坏”，却没有明确阐释民主和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比起解释科学民主“是什么”，陈独秀更看重的是“为什么”需要科学和民主。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种“为什么”比“是什么”更急迫，也更重要。

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早已经开始提倡要学习西方科学的技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早已经提倡民主共和，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没有真正地走向民主和科学，

反而是封建复辟势力一次又一次甚嚣尘上，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应该首先实现思想上的“民主”与“科学”？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想实现这种思想上的“民主”与“科学”，首先要解决和处理的，不是建构起“科学”的价值体系、梳理清楚“民主”的复杂的内涵，而是尽快扫荡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那些“不科学”与“不民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被提起的民主与科学，它们的批判性意义要远远高于他们的建构性价值。五四先驱者们迫切地希望拥有一个可以祛除中国几千年来国民劣根性的强有力武器，一个可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良药。因此，作为口号的“民主”与“科学”显然早已经超脱于它们在西方的本源意义，而成为了一个可以囊括批判封建专制、重审传统文化、反思传统道德伦理等众多命题的两个精神偶像。中国社会中原有的许多问题像农民问题、劳工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等，在五四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民主与科学进入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以后，这些问题得到了重新呈现。正是以民主科学这种新的目光来关注特殊境况下的中国现实，五四才得以形成了一系列特殊的关于国家、民族、个人、启蒙的观念和实践。所以当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sup>⑤</sup>。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人都懂得了科学，而是说科学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和价值信仰。

## 缺席还是变型：作为思想资源的“民主”与“科学”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两面旗帜，新文学是五四的重要成果，但今天我们谈起五四新文学，更多地会将它的精神特质概括为启蒙、跨文化、个性解放等等，很少会认为民主科学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特点。虽然鲁迅的杂文里提到不少自然科学与科技知识；郭沫若不少诗歌里也有对火车、飞机等现代科学文明的热情礼赞；巴金的《家》里有对“闹鬼”这些批判封建迷信的情节等等。然而，这些作为表现科学的情节设置也好，直接对科学的赞颂也罢，好像并不能构成这些作品最重要的精神价值，更不是新文学留给我们今天最为宝贵的东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

民主在五四新文学中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

事实上，五四时期引进的科学和民主不仅仅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已经脱离于西方的本源概念，这两个词在新文学作家之间的理解上，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科学是推动西方文明的技术知识还是一种质疑和批判精神？民主究竟是个人精神上的自由还是一种社会形态？陈独秀对科学的定义是一种主客观的相对性：“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sup>⑥</sup>但胡适却并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甚了了”。<sup>⑦</sup>在胡适那里，“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生活方式。<sup>⑧</sup>任鸿隽将科学理解为一种思维方法：“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今之物质与数千年之前之物质无异也，而今有科学，数千年之前无科学，则方法之有无为耳，诚得其方法，则所见之事实无非科学者。”<sup>⑨</sup>鲁迅则认为：“现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sup>⑩</sup>

由此可见，从一开始，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于这两个概念就没有达成过共识，民主和科学只是为五四作家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根据自身需要幻化为各种各样的形态，从而生发出启蒙、自由、个性、反叛、批判等等文学命题。鲁迅致力终生的“国民性批判”，批判的不就是国民性中那些“不科学”的瞒和骗、那些“不民主”的麻木与愚昧吗？《狂人日记》里数千年里“吃人”的社会，《风波》里让人惶惶不安的那根“辫子”，《祝福》里祥林嫂捐出的那条门槛，这些不都是鲁迅想要用“科学”和“民主”去消除的痼疾吗？

科学，在胡适那里，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观，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根本动力，也是胡适对当时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的准确判断。在茅盾那里，科学又幻化为追求客观细节和理性精神。从长篇处女作《蚀》三部曲到代表作《子夜》，再到后期的《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一系列重要作品，茅盾展现出了一个幅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社会政治历史图景，叶圣陶曾评价茅盾：“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sup>⑪</sup>，这种“写论文的精神”，说的就是茅盾对于细节和客观事实的追求。科学如此，民主也是如此：在文学研

究会那里，它是反映社会问题的“为人生”主张，在创造社那里，它们又体现为一种对自我的表现，对人性的尽情抒发。它既可以是巴金笔下对封建大家庭的控诉；也可以是周作人描写普通人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

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文学成果，都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催化下诞生的。科学与民主给五四新文学注入了“现代”的概念，这是它与传统文学能够区别开来的重要特质。在文学努力挣脱传统文化母体的束缚，力图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科学和民主是赋予新文学现代意义的重要精神资源。

## 本体还是精神：民主与科学的人文内涵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处于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战争时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在航天、生物、互联网、通信等多个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尖端，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我们是否能说，科学与民主已经完成了它们的百年使命？今天的我们比五四那一代人拥有更多更快捷的渠道去接触科学民主，但是，我们对科学民主的理解似乎没有更加丰富。

①岳成浩、陈萍：《追问“五四”先贤的民主观——启蒙的“残缺”和民主的“悬浮”》，《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③《“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④同上。

⑤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著，《科学与人生》，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⑥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8页。

⑦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

⑧同上。

⑨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1卷1号，1915年。

⑩鲁迅：《随感录》，《新青年》，1918年10月。

⑪叶圣陶：《客谈犀利的文学工作》，载《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⑫梁启超1922年8月20日在科学社年会上的演讲，题为《科学精神和东西文化》。

## 忽培元书画、康志敏陶艺联展在京展出

本报讯 4月22日，“龙人义耕·忽培元书画、康志敏陶艺联展”在北京开展。本次展览主要展出了忽培元特意围绕推介康志敏陶艺而精心创作的30多幅书画力作，以及康志敏多年创作积累的300多件陶艺精品。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22日。

国务院参事、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中华诗书画院院长忽培元在开展仪式上介绍，此次联展注重突出健康向上、绿色环保和质朴淳厚的乡土文化传

## 歌舞诗剧《灌水谣》展现少数民族文化风情

本报讯 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中央民族歌舞团承办，重庆市民族歌舞团、重庆市黔江区职教艺术团演出的大型原创民族歌舞诗剧《灌水谣》日前在民族剧院与观众见面。该剧艺术地呈现了重庆黔江的民族风情和地域文化，也是国家民委从全国50多个剧目中择优调演的6个剧目之一。

重庆黔江位于武陵山腹地，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区，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民俗风情。灌水位于黔江东南角，巴楚文化交融，人文遗产丰富。《灌水谣》用人物婚恋线索贯穿的连缀体剧情结构，由18个节目或片段组合而成。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正月正等民俗色彩浓郁的节日场景次第展现，并与颇具地域符号特征的元素相结合，艺术风格新颖别致，抒发情感酣畅淋漓。全剧将清灵隽秀的山水、古朴神秘的民俗、如诗如画的歌舞融为一体，展现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坚韧勇敢、乐观豁达的品性和朴实豪爽、容纳百川的气度。

据介绍，本次评奖于2016年6月22日正式启动，至2017年3月20日截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1200余件，从中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20名。

（杨涵淄）

## 哈森获颁“为了文学”奖章

本报讯 近日，蒙古国作家协会授予蒙古族翻译家哈森“为了文学”贡献奖章，奖励她多年来为蒙古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所作出的贡献。

自2006年至今，哈森大量译介了蒙古国诗歌，并向蒙古国系统译介了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诗作。译著有《巴·拉哈巴苏荣诗选》《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等；著作有《通往巴别塔的路上——中国少数民族翻译家访谈》《风的印记》等。

（欣闻）

## 漫画家喃东尼推出绘本新作

本报讯（记者 王冕）4月23日，人气漫画家喃东尼携新作《你会不会喜欢我》亮相北京言几又书店与读者见面，分享自己这部关于勇气、成长与爱的正能量绘本故事集。该书由中南博集天卷策划，近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6年，喃东尼在网上发布了一组以企鹅东尼、阿德、圆圆为主角的漫画——“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并迅速走红，获得了大量转发和好评。此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推出“企鹅联萌”品牌。此次的新书依然以三只小企鹅为主角，它们带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始终在努力经营自己的小幸福。不少读者表示，从它们身上不仅能看到自己，也能感受到身边人的影子。

喃东尼坦言，自己性格相对内向，最喜欢的身份还是纯粹的漫画家。“我确实很喜爱小动物，感觉用动物作为主角，灵感就会更加丰富一些。”他表示，希望这本新书可以给每一个在彷徨中前行的年轻人带来动力和快乐。

本报讯（记者 王冕）4月29日至5月2日，来自法国的“LALIQUE ART莱俪艺术”亮相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的2017“艺术北京”博览会，展出了与世界知名艺术家合作的系列作品。

以水晶艺术为代表的莱俪是法国“活文化遗产（EPV）”之一。为寻求品牌发展，莱俪于2011年推出“莱俪艺术”，力求通过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以崭新的角度发掘更多可能性，为空灵的创意赋予鲜活的生命。在此次展览中，“莱俪艺术”展示了一系列限量作品，包括为纪念建筑家扎哈·哈迪德而推出的水晶建筑系列、为纪念《丰收十美女》90周年推出的金箔限量版花瓶、美国知名艺术家特里·罗杰斯创作的《海上歌姬——塞壬》等。其中，《海上歌姬——塞壬》是特里·罗杰斯对荷内·莱俪1927年设计的经典作品《丰收十美女》的重新演绎，仅模具就耗时两年才制作完成，并运用脱脂法将一系列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花瓶上。

“艺术北京”自2006年创办以来，逐渐成为亚洲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年度艺术博览会之一。法国莱俪总裁罗杰表示，他们已是连续第三次参与“艺术北京”了。“虽然此次带来的都是与国外艺术家合作或授权的作品，但我们已与中国艺术家洽谈合作意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在‘莱俪艺术’中看到中国的作品。”

## 牛正寰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商学院副教授牛正寰同志，于2017年4月6日在兰州逝世，享年67岁。

牛正寰，别名牛正环，笔名文远。女。民进成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怒马》（合作）《夜歌》，散文集《一花一世界》《动静之水》等。曾获甘肃省第一、二届优秀作品奖，首届丝绸之路艺术节敦煌文学二等奖，第四届敦煌文艺奖，飞天散文诗歌大奖赛二等奖等。